

天台山當牛女之分上應台宿而次風齊先生聖道鍾靈
嶽之秀逢

國家昌明之運以辭賦辟大科被

天子知遇入史館陟卿貳文章經術一時罕有比倫世
無論識與不識無不知有先生者先生歿既久而其文
尙存浩浩乎莫窮其涯涘滔滔乎莫測其源之所在烏
虜可謂盛矣乾隆癸未余游杭州過萬松嶺問業於先
生閱乙卯距見先生時已三十有二年而先生之歿亦
已二十七年矣會余宦浙有事台州與先生子式遷相
見行館因索先生集式遷語余集故在浦江戴學博殿

海家既而學博持先生集至式遷以書屬余重爲編次而學博暨鮑秀才廷博邵秀才志純分任校勘其得若干卷而鈔之板刊既成余喟然而歎曰先生之文有本之文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且夫溝渠川澮暴水時漲雖斷港絕潢泛溢彌滿迨其既退日不及瞬已涸然而無餘若夫長江大河深林巨壑渙漫洶湧駭耳盪心涵澹蕭瑟澄滌志慮挹之而不盡注之而不竭其所以然者何也天台瀑布懸流數千丈若銀潢之屈注薄風雷沃日月而其源出於華頂及桐柏之金澗始豐溪爲天台縣南一大溪泓演灑南會於

靈江以入海而其源出於大益山蘇氏有言曰吾文如
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無他有本故也先生之文亦
自有所以文者已矣諸城寶東臯先生於當世名公卿
少所推服獨稱先生乾隆丙子丁丑間東臯先生視學
兩浙適先生爲敷文書院山長兩先生者時過從過輒
作竟日聚城鑰已上漏數下兩先生猶談論未輟云先
生於學無不窺著書甚具學博爲先生高弟子旣嘗刻
水道提綱行於世今又與余校其文集學博語余先生
尙有詩集藏於其家將繼是集而刻之嘉慶二年丁巳
孟秋之月受業無錫秦瀛謹序

墓表

乾隆元年丙辰

天子召試制科之士與是選者多一時名流宿學而天台齊公尤以博洽稱既入翰林屢試高等累遷至禮部右侍郎未幾以病乞養歸歸十餘年而宗人齊周華之禍作牽連頌繫京師蒙

恩放還還甫而月而卒年六十有六公名召南字次風又號息園世爲天台人明正統中有以兵部郎中殉土木之難諡忠烈諱汪者公之七世祖也會祖諱之仲祖諱化龍父諱鼎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公生而器宇凝

重甫就外傳屹然如成人性穎敏讀書十行俱下既補
博士弟子員學使者皆以奇士目之雍正癸卯由選拔
貢生中式本省鄉試副榜以博學鴻詞薦者閩浙總督
程公元章浙江學政帥公念祖也公以 召試二等改
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時

天子方右文稽古凡館中纂修之役如 大清一統志
明鑑綱目 武英殿校勘經史諸總裁悉以委公蓋公
平時於學無不博自天文律歷以至山川疆域險阻要
隘瞭若指掌而又深知古今治亂得失通習掌故故於
經則通漢唐以來諸家之郵於史則兼涑水紫陽之義

法其經進之書皆蒙

上嘉賞而瀛則嘗讀公輪進劄子以爲尤似眞西山大學衍義文字非尋章摘句之士所能及公萬一也公之爲翰林也充日講起居注官在上書房行走旣由檢討遷中允侍讀又遷侍讀學士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旋授禮部右侍郎以一諸生不數年驟躋卿貳人皆謂公特以文詞被

知遇顧公問學淹貫世盡知之至其立朝耿介伉直有不媿古大臣者雖同列或不盡知且公位望雖顯總不出文學侍從之列又遽乞歸未盡其用此又天下所共

惜者矣公以乾隆十四年四月自 上書房歸澄懷園
墮馬觸石幾殆

上遣蒙古醫療治少瘳是冬遂以母張太夫人年老陳
情解職歸歸後累主葢山書院敷文書院講席造士甚
衆齊周華者公族兄也獻其所著書於巡撫多不法詞
涉公公以是下刑部獄

上鑒公無他僅削職蓋非

上不能知公而亦非公之樸誠不能蒙

上始終保全如此也公卒以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
三日子式遷葬公天台花坑之原仁和杭堇浦先生世

駿銘其墓閱二十有七年瀛官於浙以事過天台宿公
舊第於是式遷年六十七矣以瀛少時嘗以詩文見賞
於公有知己之感屬爲文表公墓瀛不敢以不文辭公
所著有水道提綱三十卷已刊行又歷代帝王表十三
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寶綸堂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卷藏
於家公具異稟目炯炯能矚二二十里許嘗登杭州之
鳳皇山視隔江西輿渡人厯厯可辨又嘗於山頂指雲
所起處掘地得奇石皆似古篆籀名曰天然圖章爲文
記之公故精術數之學方被逮之前一年筮易逆知後
事以語其子旣而皆驗公娶張氏 封夫人式遷國學

生孫傳組旭昇

嘉慶元年丙辰仲春之月受業無錫秦瀛謹撰

一統志

齊召南字次風天台人幼有異稟詩文援筆立就乾隆
丙辰舉博學鴻詞科授檢討嘗與修經史考證通鑑綱
目三編續文獻通考 大清一統志諸書厯官禮部侍
郎以疾乞歸掌教敷文書院十餘年人文蔚起著有水
道提綱後漢公卿表寶綸堂詩文集

寶綸堂文鈔目錄

卷一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黃鍾爲萬事根本論

經解

史論

卷二

輪進經史劄子一

輪進經史劄子二

輪進經史劄子三

輪進經史劄子四

輪進經史劄子五

輪進經史劄子六

輪進經史劄子七

輪進經史劄子八

輪進經史劄子九

輪進經史劄子十

卷三

進呈尚書注疏考證後序

進呈春秋左傳注疏考證後序

進呈春秋公羊注疏考證後序

進呈春秋穀梁注疏考證後序

進呈禮記注疏考證後序

進呈前漢書考證後序

後漢公卿表序

一統志外藩蒙古屬國書總序

外藩蒙古五十一旗序

胡忠簡公遺集序

續方言序

成同知祀名宦錄序

制科齒錄後序

周元木詩稿序

秦公楫詩集序

汪眉洲詩稿序

卷四

起居注後序

順天武鄉試錄前序

鮪餘集序

送張介石序

朱覺菴遺集序

仙巖大忠祠錄序

稼村膏馥集序

春秋左氏傳要義序

中文孝經序

爾雅補注序

雲根石天然圖書譜序

集韓文

重刻葉文定公水心集序

尚書集解序

館閣詩序

綠蘿山莊全集序

重刻石龍菴詩草序

卷五

靈峰山誌序

胡稚威集序

李太白集輯註序

易學資始序

學耨堂文集序

司後葉氏譜序

水道提綱序

重脩龍泉縣志序

重刻王剛叔文集序

重刻草木子序

周舫軒文集序

王艮齋先生集序

明臣謚法考序

古經解鉤沈序

重刻石壁諫垣稿序

毛詩原志序

重刻人譜全書序

卷六

書楊農先生周禮疑義後

書宋史忠義張世傑傳後

向荆山志學後錄跋

書雷翠庭宋明二大禮私議後

題石龍菴詩草後

書忠諫曹公奏議後

顯忠祠崇祀忠臣考

綱目館議

禮部駁請更孔子誕日議

禮部駁請祀啟聖王元配施氏議

禮部再駁請祀啟聖王元配施氏議

邵生服議

荅陳星齋書

荅慎生書

附原書

荅秦凌滄書

附原書

卷七

河清海晏頌

謹序

平定西域頌

謹序

侍御王良齋先生贊

天然假山贊

并序

天然圖書銘

荅鄭侍講問

荅阿侍郎問

荅楊學士問

任待菴傳

周白民小傳

忠節靜菴公畫像記

浦江縣重新學宮記

重脩講約亭記

家大宗祠碑記

仙巖重脩大忠祠碑

卷八

沈母查太君墓表

程太淑人胡太君墓表

舅氏張鳴謙先生墓誌銘

外王父明經張府君墓誌銘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楊公墓誌銘

雷母李太夫人墓誌銘

文學邵君復菴墓誌銘

秀水教諭張君墓誌銘

陝西西安城守參將羅君墓誌銘

力行沈先生墓誌銘

先考省齋府君先妣張太夫人壙記

敕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顯考省齋府君行述

寶綸堂文鈔卷一

天台齊召南次風謨

無錫秦

瀛凌滄校

五六大天地之中合賦

以敬授民時聖人所先爲韻

尋圖書之祕奧知律歷之相因有生成之中數爲陰陽
之適均陽爲奇兮自一而遞於九陰爲耦兮自二以浹
乎旬奇則三與七俱同列以進耦則四與八亦聯翩以
陳惟中數之得位見作合之相親天以五兮分一陰一
陽於十日地以六兮布一剛一柔於十二辰干支合而
成歲紀氣味合而普化神溯降衷於上帝遍受中於兆
民圖則五連六於坤而奠於北書則五友六於乾而趨

乎寅揭中宮之土德開子半之陽春雖自然之法象待
推行於聖人步始大撓算由隸首驗攝提於丑未紀困
敦於甲戌測弦望於羲娥察縮盈於星宿有中法之可
稽參五六以考究六以當期歲之寒暄五以辨月行之
宵晝爻以六紀周流三十六宮日以五遷順布七十二
候積八百一分卽得章數之元歷二十四位仍起牽牛
之舊渾儀則赤交黃會東角西婁土圭則夏短冬長子
復午姤五加六則十一握終始之根六除五則太乙包
行生之富五其六可符其轂之旋六其五亦合一舍之
守現端倪於穹壤推開闢於宇宙雖三統之循環總一

元之相授得中而舉正靡差有合而對時始茂若夫量
盈虛於辟卦別清濁於神絃聲維五兮象夫五行之生
剋律維六兮助以六間而具全卽有變徵變宮二少原
無殊號雖列編鐘編磬堵肆箝曰在懸五生六則十二
之筩以製六正五則六十之律以傳鳳鳥嚙喙而雌雄
叶應華鯨鞞鞞而宮羽昭宣然而五聲上官惟宮居天
五之中位六律尚黃惟黃爲地六之中權拱至尊於含
少華滋育於幽泉在木角金商之上開未林寅太之先
中處之數積陽爲九九八十一合德之數至亥實十七
萬七千任方田與粟米極勾股以測弦乘除於河圖而

有準加減於洛書而靡愆於黃鍾之宮也見天地之合
焉原夫唱始施生無細無巨五參天以爲規六兩地以
執矩曰負陰而抱陽聿成男而成女俱太極之孳萌共
死妄之物與臧府具而湯液宣情性凝而彝倫敘信爲
本而仁義禮智不虛思作睿而視聽貌言咸舉悟妙合
之有原識致中之居所天地交矣大君則之黃實剋乎
五色土兼旺於四時臣民事物同心以爲役前後左右
普照以無私蓋天數至五而生之功已就地數至六而
成之量方滋合生成於裁成輔相參易簡於覆載高卑

維

聖憲

天維

天啓

聖握珠囊朗金鏡樂如天以同和禮法地以合敬執厥
中而六府修建皇極而五福併敷五典而帝載熙馭六
轡而官方正平六符於泰階撫五辰於斗柄調玉燭於
辰居考葭灰於月令啟包符以煥八荒在璣衡以齊七
政赫文明於離照溥恩膏於翼命信合撰於清寧與勳
華而比盛方億萬以斯年賡
一人之有慶

黃鍾爲萬事根本論

言道者必溯太極言數者必溯黃鍾此非有精粗神迹之判也太極者黃鍾之至理黃鍾者太極之元氣始生萬物位居中央於聲爲宮於行爲土於辰爲子於卦爲復於統爲天於時爲日南至氣之母而聲之君也是以舉天下千變萬化之器與數莫不由之以生卽謂萬事之太極也可旨哉黃鍾爲萬事根本之說也試論之黃帝製律以象鳳鳴首曰黃鍾其長九寸其數九九從而遞相損益以極於應鍾而十二律備黃鍾正則十二律皆正而天下之聲無不正大樂所以同和天地感格幽

明類致百物移易天下之風俗而鼓舞至神者黃鍾之爲也然則謂十二律爲樂之根本而黃鍾爲十一律之根本此亦善於言黃鍾者矣雖然烏足以盡黃鍾哉今夫天下事之大端有五備數審度嘉量權衡與和聲竝重者也而是四者則無一不本於黃鍾數之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也本起於黃鍾積三之數度之別於分忒於寸夔於尺張於丈信於引也本起於黃鍾積黍之龠權之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也本起於黃鍾積黍之重書曰同律度量衡冠律於度量衡之上凡以是也至於布著而挂扞卦爻應焉

尙象而規矩準繩應焉演爲歷算而春夏秋冬之節氣
章部紀元之積分應焉推而族姓始於吹律軍聲辨於
執籥星土準於旋宮天下無有一事不本於黃鍾也者
又奚啻括羲和廷尉鴻臚司農之所掌已哉以其爲施
種之初也故曰鍾以其爲五色之尊也故曰黃陰陽合
德氣鍾於子以化生萬物故由孳萌而紐牙而引達而
冒莠而振美而已盛者生氣之通自乾初九以至上九
也其由罟布而昧夔而申堅而畱孰而畢入而該閔者
生氣之復自坤初六以至上六也變化不窮以黃鍾爲
樞紐如木之始於根而布於葉以暢於枝如水之始於

本而流爲川以放於海班志所謂究極中和爲萬物元
又謂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洵善於言黃鍾者歟抑又有
說有天地之黃鍾有人心之黃鍾天地之黃鍾月令是
也故孔子贊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於復則曰見天
地之心也人心之黃鍾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也故中庸
以中爲天下之大本也處兩大之中者爲人宰四海之
中者爲君君之所以理萬機而康萬國者豈有他哉心
而已君所以宅心者豈有他哉中而已致中以致和而
天地協應兆民阜成百昌茂遂將所謂黃鍾者不在區
區之器數而在道法矣書曰皇建其有極此卽萬事根

本之說也歟

經解

制曰儒者之學莫尚於窮經經籍浩繁毋煩臚舉今試撮其大綱凡通儒所宜共曉者爲多士詢焉經之名昉於何時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三經之名分於何代秦燄雖烈而不能掩其光者藏於何人所藏何書其後出於何地獻於何朝頒於何世各經授受源流何所依據章句注疏傳解箋詁之屬有何異同其施諸學官用以取士者何所因革又如古有三易夏何以稱連山殷何以稱歸藏周何以稱周易且連山不始於夏歸藏不始

於殷周易不始於周其說可得聞歟傳周易者有四家
其興廢可得考歟書何以有古文今文之別詩何以有
齊魯韓毛之殊春秋左氏公穀而外又何以有鄒氏夾
氏鐸氏虞氏之類諸家分門別派其說可悉數歟禮始
於高堂生顯於后倉其轉相傳述者誰歟二戴何刪馬
氏何補冬官何闕儀禮何逸羣儒議論紛紜其說可詳
陳歟論語何以有魯論齊論大學孝經何以有古本今
本爾雅或曰周公作或曰子夏作其說何居孟子何以
或刪或疑或翼或尊何其識之相遠歟惟中庸無異說
而學庸二篇原皆出於戴記其別爲詮說而列於四書

者自何而始歟凡此經傳源委其能條分縷晰闡其微言抉其奧義而銖累之不爽歟漢唐以經學取士或專通或兼通或帖十通五皆得與選舉之格多士果能博學該通條對精詳斷制明決者固膺上第卽或就所已知各抒所見而言有條理詞歸雅馴亦足以備採擇其悉言毋隱朕將親覽焉

臣聞兩間不易之常道曰經在天爲日月星辰在地爲江河海岳在人爲仁義禮智信之德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而其在典籍則爲聖人之言所以載兩間常道更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稱易詩書禮樂春秋爲

經自經解始而稱五經自漢武立五經博士始然秦宓
言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是武帝以前稱經不止於五
而宋李至之言七經則五經外請校二傳二禮孝經論
語爾雅也劉敞七經小傳又舉詩書春秋三禮論語焉
唐陸德明釋文序錄合孝經論語爲九經開成中刊定
九經於太學始及爾雅宋設國子助教十人掌十一經
其易書詩三禮三傳皆分而孝經與論語合稱爲十經
又與孟子爾雅稱十三經此其大略也遭秦滅學周易
孟子不在焚中而尚書古禮論語孝經賴孔氏後人藏
於屋壁其老師宿儒田何伏勝浮邱伯申培高堂生顏

芝輩漢初猶在若楚王之受詩張蒼之傳左氏高帝時
經學漸已萌芽文帝詔鼂錯受尚書立孝經孟子於博
士賈誼之傳訓故徐生之善爲容韓生之內外傳經學
浸廣洎孝武聽仲舒對策表章六經建藏書之策置寫
書之官孔壁淹中科斗竹簡或上祕府或進河間自開
獻書之路凡數十年而後篇什稍備上有雄才之英主
下有好學之賢王故宜儒術蔚然復興也經文讎正始
於河平刻石始於熹平鏤版始於長興至開寶端拱相
繼校刊頒布遍山陬海澨矣漢儒授受確有源流博士
之試以家法弟子之學以經師專門者氏而不名著錄

者編而爲牒是以前後儒林之傳授受同異一展卷而瞭然卽其解經章句如易有施孟梁邱書有歐陽大小夏侯韓詩有薛漢春秋有公羊論語有張禹包咸注如書大傳周官儀禮禮記有康成孟子有趙岐傳如易有周氏書有孔安國詩有后孫申韓毛公周官有馬融解如書有大小夏侯詩有伏湛景鸞左傳有服虔箋如毛詩有康成詁如周官有賈逵三禮有盧植左傳有陳元諸家不同之大致亦皆班班可考自唐作正義每經專用一家之說孔穎達於易用王弼韓康伯注於書用孔安國傳於詩用毛傳鄭箋於禮記用鄭注而徐彥疏公

羊用何休學楊士勛疏穀梁用范甯集解宋邢昺疏孝經用唐明皇注疏論語用何晏集解疏爾雅用郭璞注孫奭疏孟子用趙岐注而百家之學廢矣漢取人必曰經中博士蓋各守其師承唐則以正義爲明經之式爲途已隘然以注疏字數多寡分別爲大小中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未嘗廢一自宋熙寧變法而春秋廢矣自元延祐用八比取士有明因之於是詩書五經之外禮與春秋俱存一而廢二矣然則崇重經學固莫如漢世乎哉三易掌於太卜周禮明有可徵夏建寅而連山首良殷建丑而歸藏首坤說者謂神農黃帝已先名之而周

之名易則程朱之言當矣漢傳易者施讎孟喜梁邱賀
竝出田何京房本於焦贛四家皆立學官費直與高氏
易第行民間後漢費易盛行四家漸廢尚書今文伏生
所傳漢博士三家是也古文出於孔壁未列學官至東
晉梅賾始奏行之詩則齊始轅固魯始申公韓始韓嬰
皆立博士毛氏後出而後世獨行春秋則公羊先著穀
梁次之左氏至東京始立博士漢初有鄒夾二家竝三
傳爲五然鄒氏無師夾氏無書至建武中皆絕若鐸椒
之鐸氏微虞卿之虞氏春秋其皆左傳之羽翼歟禮自
高堂生傳蕭奮孟卿后倉以至二戴所傳儀禮也后倉

之曲臺記儀禮之注解也二戴所刪亦儀禮之注解也若夫以禮記爲小戴之書其誤始於隋志然漢志本自判然蓋卽所謂記百三十篇七十子後學所記者劉向嘗校定之至東漢盛行馬融又補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今禮記四十九篇是也李氏獻周官於獻王冬官獨缺獻王遍購不得因以考工記補之後人謂補自劉歆亦非也士禮十七篇高堂生所傳者耳淹中古經五十六卷及陰陽明堂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是儀禮之逸者多矣今所傳如覲聘大射燕禮不爲士設則十七篇疑亦非高堂之舊不然漢志何以有古經及

記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乎論語齊二十
二篇魯二十篇齊論名家則有王陽魯論名家最推張
禹今所傳魯論也大學古本據禮記孝經古文出孔壁
朱子則分爲經傳焉爾雅十九篇疏謂釋詁周公所作
釋言以下或謂孔子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
所補訖無定論孟子於孝文時卽立博士東京趙邠卿
後注解見唐志有六家昌黎論孟子功不在禹下至論
也馮休刪孟原無足道以司馬光之賢而作疑孟識見
顧出陸筠余允文下何哉大學中庸原在禮記而中庸
別行自漢世卽有中庸說矣至程朱以配論孟四書之

名始立五經者羣籍之淵海四書者又五經之輪轅也
兩間不易之常道於斯焉載是猶象緯之昭回山川之
奠定矣我

皇上治法唐虞道溯洙泗緯地經天觀人文以化成天
下經學昌明炳炳烺烺振古未有倫比又何漢唐宋之
足云

史論

制曰儒者學術之要先經後史凡具淵通之學必擅著
作之才然非熟於掌故周知上下數千載之事理而剖
決其是非者不足以語此則史學尚矣今之稱正史者

皆曰廿一史豈廿一史之外別無正史歟又豈正史之
外別無他史歟考之漢唐宋藝文志及隋經籍志所載
諸史其名類甚多而稱史學者惟以馬班諸人爲宗何
歟史記漢書成於遷固不自遷固始也開之者誰補之
者誰註解之者又誰也范史一書與班馬竝稱三史而
袁宏荀悅之作獨不可媲美歟陳壽之志帝魏退蜀正
統已紊孰稱其是孰正其非可與三史竝傳歟卽三史
之書又果無遺憾歟晉書創於何人共有幾家唐太宗
命房喬等再加撰次其稱房喬者何人也其稱房喬者
又其幾人也觀其文多駢麗史體固應然歟南北史皆

成於李延壽而考之南朝北朝各有專史乃延壽復爲
合之合者可取則專者可刪專者旣行則合者可廢而
八書二史皆得竝行辭多重複後之作者獨不可彙而
修之歟六朝之後隋書最善其所撰諸志綜覈尤工近
世儒者專稱五代史而不及隋書何也唐書新舊二編
各有長短自新書出而舊書流布無多不得竝載十七
史中其故何歟梁唐晉漢周皆有史薛居正嘗修之歐
陽氏之本誠善矣而薛氏之本猶可得見歟宋遼金三
史已不及前代而元史成於倉猝舛謬尤多乃後儒罕
能刪定以成佳史豈古今人果不相及歟且史之體有

二曰編年曰紀傳紀傳之善自司馬遷史記始而編年之善則自司馬光通鑑始通鑑本春秋之法至朱子則綱仿春秋目仿左氏而前編續編之作亦皆得其遺意此外體例甚繁沿革互異作史者奚啻數百家多士有能悉數其姓氏詳其名目以證其是非者歟將備舉作者之優劣以考正諸史則一代著作之任殊有厚望焉毋勦說毋雷同毋苟且以干名毋徇人以自誤有志進取者尚慎旃哉其各矢乃心獨抒所見以毋負朕延訪之至意

自尙書春秋準左史右史之法各爲一體而漢以後之

史體亦分爲二司馬遷倣尙書創爲記傳班固因之以成漢書後世爲史者勿能易今所稱二十一史是也夫以一代之史作者多至數十家其後乃推一史爲正累代皆然然求史才如遷固不可得也求遷固不可得況求駕遷固而上之乎彼遷史不始遷也父談開其先而又褚少孫補也固史不始固也父彪開其先而又女弟昭踵成也遷史有裴徐鄒許劉之音解而唐司馬貞之索隱爲最固史有服應孟晉崔孔諸葛夏侯包蕭諸家之音注而唐顏師古爲最二史尚矣蔚宗後書自稱體大思精毋亦班固劉珍之紀載崔寔邊韶延篤朱穆盧

植馬日磧蔡邕楊彪之述作本自詳贍謝承華嶠謝沈
袁山松之後書各有可觀萃衆長者易爲力乎然以較
二史則有間矣荀悅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袁宏後漢
紀三十卷號爲精密特以世方目紀傳爲正史故以編
年爲旁書也陳壽負良史才致張華稱善夏侯輅筆范
頽贊其詞多勸戒固亦不誣而紀魏傳蜀終乖大統後
儒譏之然足與三史頡頏此書而已晉史自陸機王隱
干寶何法盛臧榮緒而下作者十八家唐太宗謂其才
非良史書虧實錄乃詔房元齡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
元仕劉翼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元

馭劉允之楊仁卿令狐德棻李延壽張文恭李安儀李懷儼等二十一人或分掌著述或考正義類而凡例出敬播者爲多然廣採世說搜神贊論俱尚駢麗非史體也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北周書皆爲一代專史而南北分土彼此相訾詞皆失實李延壽繼成父志乃括宋至陳爲南史括後魏至隋爲北史唐書稱其遠過本書然好記稗官小說而於志闕如又不若宋齊後魏三書於典章制度爲該備也魏徵等撰隋書其志三十卷用于志寧李淳風諸人之所長歷久始就故晉隋之善在

乎志而隋志尤足上繼班書唐自令狐德棻吳兢韋述
柳芳于休烈等賡續撰述事迹稍備石晉宰相劉昫爲
紀二十志五十列傳一百五十說者謂其繁簡不均多
所缺漏宋嘉祐中歐陽修宋祁新書成表稱文省於前
事加於舊雖子京語尚僻澁取譏當時然其於舊書也
廢舊傳六十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志三表四刊正
補綴之功斯亦勤矣必謂新不如舊豈通論哉薛居正
五代舊史胡且以爲褒貶失實歐陽輯之如家人五代
之臣死節死事一行雜傳皆自創義例有關綱常文章
之美幾與遷固同風而事實或闕是以後人艷其才而

亦不免或思舊史也宋遼金三史俱出元臣脫脫等遼
史疎略其無足怪宋史繁冗特甚尋常之事功亦有專
傳數見之奏疏敷衍成篇卷幾五百而軼事仍多蓋新
唐之弊在節省宋史之弊在鋪張過猶不及其失均耳
金史於三史之中最稱明簡以野史之亭歸潛之志具
有可徵故也史之訛舛至元而極或一事互書或一人
兩傳皆未暇審定夫以宋濂王禕與汪克寬胡翰陶凱
陳基趙汭高啟徐一夔等三十人俱耆儒宿學觀其凡
例紀準兩漢志準宋史表準遼金傳參酌於累代亦云
善矣而其書則并宋與金之不若何哉限期太迫以十

三月而成一代之書雖遷固不能工也史之善莫如世其家次則莫如專其人又次則寬其歲月遷固世其家者也李德林百藥姚察思廉李大師延壽亦世其家者也陳壽范蔚宗沈約蕭子顯魏收及歐陽修於五代則專其人者也至開局分任衆臣自唐修晉隋二書始而唐書宋遼金元之史如之然脩元史之歲月促矣是二十一書有史官之史有文人之史有小人之史遷固其史官之史乎陳壽簡質獨爲近之李延壽瑣碎則史而流於稗矣蔚宗小人也其書文人之史也歐陽修君子也其書亦文人之史也北齊北周梁陳皆然而陳周爲優

南齊最下此固曾鞏之論所謂才不可強者耶晉隋唐
宋以至元史皆雜出於文人而晉隋之志則史官之史
矣宋魏二書以小人而爲小人之史何足道哉若夫編
年之書漢紀之後代多作者亦與正史埒宋司馬光奉
詔撰通鑑得劉攽劉恕范祖禹以分其任修之十九年
而書成起周威烈王至後周顯德治道得失如指諸掌
朱子因而綱仿春秋目倣左傳天道明而人事備筆削
謹嚴能正通鑑之失而芟其繁鱗經而後未有若此書
者也總之史才最難非劉知幾所云兼三長者未足當
之而其人非有聖賢之道公正之心雖具三長猶未盡

善史豈易言乎史如遷固至矣遷失而固譏之固失而
蔚宗譏之王通且謂史之失自遷固始編年如通鑑至
矣而帝魏寇蜀不能引習鑿齒蕭常之書武后中宗不
能援沈既濟孫樵之議其餘差謬得綱目而大義始明
又況外此之紛紛撰記者哉正史之外有野史雜史
每經書藝文經籍志其篇目浩如烟海其可佐正史而
備缺略如古文漢紀後漢紀元經唐鑑南唐書東都事
略隆平集名臣事略諸書參考互訂豈無待於博學之
士歟臣淺陋不足以應

明詔之問

臣謹對

寶綸堂文鈔卷二

天台齊召南次風譔

無錫秦

瀛凌滄校

輪進經史劄子一

乾隆三年二月

尚書周官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孔穎
達曰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

臣謹案操舟楫以濟川不可以無風而操敝漏之舟楫
乘輪轅以致遠不可以坦道而乘朽折之輪轅古帝王
守成致治無他異能奇術也惟此治不忘亂安不忘危
之深心自足登斯世於久安長治故常於極盛之日朝
野無事坐享昇平而君臣相戒動色仰畏天命俯驗人

心前念祖宗創業艱難後思子孫黎民承親賢樂利於奕禩惟恐德有未洽化有未孚民隱有未聞俊又有未舉深謀遠慮又常以爲禍患每起於細微而變或乘於所忽必先清心寡欲以端治源屏聲色省遊觀遠邪人親正士左右匡弼守道之臣日侍於側忠言讜論日聞於耳往代書史興亡得失可法可戒之事日接於目而怵於心察吏安民維風整俗積儲備荒以及恤刑講武一切當行之務日籌於心而見爲實事至盈也持以謙抑至泰也保以憂勤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此之謂也夫天下最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待其既亂且危而後爲之所其勢
每苦於欲爲而不能當其未亂未危又常苦於能爲而
不欲何哉君人者固未有不惡危亂欲治安也蔽於既
治且安而不思其後也見既治遂謂可以長治見既安
遂謂可以久安便僻阿諛之臣始用逸樂之說從容投
隙以進君人者中其計而不察於是心日以驕政日以
怠法度日以弛僉壬日以多忠良卷舌威福暗移忌諱
愈煩虛文相應上下蒙蔽方晏然自以爲固於磐石泰
山而積薪厝火之勢已成矣天下猶身也治天下猶養
身也不慎起居於康強無病之日而日恃有藥石庸爲

計之得乎哉周至成王天下治安極矣而訪落慎始小
毖謹微大雅述先王豳風陳農事皆凜凜乎有冰淵之
懼有宵旰不遑暇逸之心尚書所載周召二公於治亂
安危敷陳剴切危言篤論往往過於丁寧彼詎不知成
王爲賢主而天下之治安已久乎惟不恃其治安所以
能久安長治也成王知其然也故萬邦旣已撫兆民旣
已綏六服羣辟旣已承德而其董正治官首述古人立
官之意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大哉言乎其與舜
言勅命禹言克艱益言無怠無荒臯陶言天工人代蓋
百世而同揆也成王又自言祇勤於德其兢兢業業日

慎一日於制治保邦之道得矣此頌所以美其基命宥
密緝熙單心爲能光大文武之謨烈而開八百年之統
緒也歟

輪進經史劄子二

乾隆三年十月

唐書房元齡傳太宗嘗問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創業
難魏徵曰守文則難太宗曰創業之不易旣往矣守文
之難方與公等共之

臣謹案論語一言可以興邦惟在知爲君之難若太宗
可謂知爲君之難者矣知創業難故能奮武功以奠區
宇知守文難故能行仁義以登太平史贊曰除隋之亂

竝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功德兼隆爲自漢以來
所未有豈溢美乎哉夫以創業與守文較創業之難奚
啻百倍卽魏徵前此上疏亦曰守之則易得之則難今
旣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是固謂創業難於守文
矣至此則又矯房元齡之說乃謂守文實難何耶人君
承上天以御兆人不論創守殊時其所爲致治致亂之
本係乎一心之敬肆而已敬則慎慎則勤是治所由基
也肆則驕驕則惰是亂所由伏也創業之時必深監乎
前代之所以失力矯其弊而猶恐勿勝雖欲稍肆以驕
且惰勢固有所不得守文之時民物滋豐邊鄙無事朝

野內外翕然歌誦昇平稱詡盛德大臣以觀望意指從容將順爲奉公庶僚以積久遷除因循避法爲率職堂陛之體日益嚴闔闔之情日益隔雖英主力持敬德之訓時守保泰之箴猶慮夫稍稍自滿之卽流於驕稍稍自安之卽流於惰也是以書傳所載君臣警戒之語每詳於守文之日舜致風動歌勅命禹奏平成惜寸陰成湯表正日新銘盤武丁中興從繩命說武王戎衣大定拜受丹書成王禮樂昭明訓陳無逸皆此物此志也卽如太宗其能屈已從諫任賢遠佞勤政愛人以致貞觀之治政要史書班班具載至於斷獄二十九幾致刑措

米斗三錢薄海踰嶺夜戶不閉行旅萬里不齎糧豈有他哉亦曰敬而已矣然以太宗之能屈已從諫也其始魏徵尚未言已罷關南之行張元素偶一言卽省東都之役及其後以房元齡李大亮之危言讜論不能止東征之師也其始用王魏於仇黨不以爲嫌擢馬周於單寒不以爲驟及其後李靖以奇功遭謗劉洎以片語見疑魏徵之碑以讒言見仆至邪如封倫佞如士及雖明知其姦迄勿能去可謂能任賢遠佞乎以太宗之能勤政愛人也其始清淨寡欲不作無益護民之勞煦之如子及其後鷹犬貢及遠方畎遊無度營構煩多關中疲

於徭役魏徵謂不如貞觀之初馬周亦言誠欲勵精爲治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之初天下幸甚以此知守文之難難在易驕易惰雖太宗之賢尚不能始終如一卽謂難於創業不其然乎太宗貞觀之治所以終不及古人者政則王者之政心則霸者之心惟於持敬之學未全故不能無滿假之心也不然以太宗之聰明英武銳意致治深知爲君之難體以至誠而持以不息雖與唐虞三代比隆可也

翰進經史劄子三 乾隆四年七月

漢書儒林傳武帝初使使迎申公至問治亂之事申公

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臣謹案武帝承文景後海內殷富黎庶樂業惟稽古典
文之事猶多闕焉嗣位之初卽慨然有意於唐虞三代
之盛崇尚儒術而罷黜百家將立明堂以宏制作修禮
樂以興太平首用安車蒲輪東帛加璧徵聘申公而問
以治道申公大儒宜必有崇論閎議上采往古下覽今
世之宜出於尋常計策所不及者以當上心今其言但
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言似至簡至質於
治道全無發明然臣以爲自古論治之切舉未有加於
斯言其於武帝則尤切之切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治

尚書備矣其致治非後世之所能及其言治竝非後世之所不能解以兢兢業業積爲巍巍蕩蕩之隆以亶亶翼翼馴致赫赫明明之頌豈所操有異術哉能力行而已後世英君誼辟勤求理道何嘗不慕效古人而致治遠不古若無他議論多而成功少虛文勝而實事疎精一危微未嘗去於口天人性命未嘗絕於書以詞章視典謨以故事引訓誥或言之而未行或行之而不力耳說命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賢聖如武丁傳說猶以是相箴勉故曰自古論治之切舉未有加於斯言者也武帝雄才大略超越前古其識見之高志趣之廣卽孝文

猶不能及黃老之學則曷若六經乎百家之言則曷若孔子乎法度承秦之餘則曷若三代乎然以孝文之治較於武帝則躬修節儉思安百姓不過勸課農桑減省租賦而天下家給人足貫朽於京師粟腐於太倉矣不聞權及酒酤利籠山海朝置平準均輸之官野苦緡錢輜車之算也躬修元默務在寬厚不過選任廷尉罪疑惟輕而化行天下人恥告訐至於囹圄空虛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矣不聞文深周內之吏進用於朝廷也不聞繡衣直指之使擊斷於郡國也不聞有見知故縱之條有廢格阻誹之獄禁網日增猶慮姦宄勿勝也而以

武帝之治較之孝文文教昌明武功燁赫授時改從夏
正斥地遠過唐虞立千萬世之典章紹七十二君之軌
躅孝文固似不如然武方懸車萬里以甘心於天馬文
且卻騏驥於闕庭武方務宮室苑囿聚珠玉瑋瑁琉璃
玫瑰之觀文且身衣弋綈帷帳無文繡所幸慎夫人亦
衣不曳地武方遊燕後庭侈陳百戲侏儒倡優雜滿左
右采詩夜誦旁及歌謠文且每朝廷問郎署從官止輦
聽言如恐不及鄧通戲殿上丞相得召而責之趙談驂
乘中郎將得叱而下之然則力行與不力行之相去顧
不甚遠乎夫表章六經尊師孔子而效法三代非徒述

其語言襲其儀文之謂也固必身體力行而實見於政事身體力行而實見於政事而已汲黯有言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拔本塞源之論也董仲舒有言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此端本澄源之論也自古人君固有有其志而無其才有其才而無其時雖欲致治勢每苦於不足若武帝則可謂兼有之矣使其毅然力行內省聲色遊觀之娛旁無佞倖方技之惑外戢窮兵黷武興作禱祠之擾守恭儉而退計臣斥阿諛而任忠直敦

教化而寬威刑用其好大喜功之心以專於致治雖以
比隆於三代不難也尚何至於不如孝文乎故曰申公
之言於武帝尤切之切者也

輪進經史劄子四

乾隆五年三月

漢書文帝紀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
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
顏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爲高
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臣謹案三代以下賢君首文帝露臺一事宜未足以盡
文帝之大然司馬遷班固皆一代良史遷則附於紀中

固則綏爲贊語後世言主德恭儉者必舉以爲盛節臣
竊疑之夫文帝所欲作者不過一露臺露臺所直又不
過百金耳非若瑤臺璿室章華虎祈之爲宏偉壯麗也
漢興除秦之弊與民休息計自高帝使蕭何營建未央
長樂惠帝城築長安其外工作罕見至於孝文宮室苑
囿無所增益蓋休役車臥藝鼓之日久矣帝又耑務以
德化民以致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四百有成康之
風使及此時詔有司規勝地以農隙餘閒繕治離宮別
館用大府貫朽之錢出太倉紅腐之粟率其醇厚之民
爲太平遊觀之具雖文王之作靈臺歌子來而成不日

不是過也區區百金之露臺遂足爲帝德之累乎哉及
臣讀武帝紀及諸志傳而後知文帝爲不可及也武帝
興造制度外拓邊境內侈遊觀使吾邱壽王舉籍阿城
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除以爲上林苑又以楊可告
繕上林財物充滿迺穿昆池飾館舍營千門萬戶之宮
立通天神明之臺土木雕鏤窮工極巧時非無直諫之
臣如東方朔者也徒以地償百姓非奪其產錢支水衡
非取其財故毅然爲之不復計及勞費然後世言治者
則不免以此爲譏其持論過甚者乃或比於秦皇書曰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文帝所欲作者露臺露

臺所直百金耳藉令果作當時大臣如絳灌曲逆故安
名臣如賈誼張釋之袁盎賈山輩亦必謂事無可議而
帝不待再計默然中止露臺且不作況有十百倍於露
臺者乎百金且不忍況有千萬倍於百金者乎爲百姓
計則雖蠲除天下之租半租全曾不爲小吝爲遊觀計
則雖以百金之露臺意欲作而不果儉之至仁之至也
此其所以爲漢太宗德莫盛焉者也抑臣讀師古注而
有感焉秦以後宮室苑囿之盛莫如武帝司馬相如班
固張衡所賦三輔黃圖西京雜記所書其爲宏偉壯麗
之觀至今猶可想見然欲詢其遺址縱復鉅如建章高

如井榦廣大如海上三神山皆已莫知其地而所謂文
帝欲作露臺之處當時竝無營建後世猶羨慕之曰此
卽新豐驪山之露臺鄉也豈非恭儉之盛德實有以垂
於萬古而不朽也哉

輪進經史劄子五

乾隆六年四月

尚書臯陶謨天工人其代之 孔安國曰言人代天理
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

臣謹案自古帝王代天理物未有不奉若天道以爲兢
兢者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凡天之事皆君之事特以
事非一端君不能獨理於是立百官以司其職選衆賢

以舉其官簡之升之命之糾之告戒之董正之使人無
曠官官無曠事以其收其功如天之積三十日而成月
積三月而成時積四時十有二月而成歲夫然後可以
於天無負粵稽上古建雲龍火鳥之名顓帝立重黎南
北之正莫不直以四時之吏五行之佐目其羣臣此堯
咨羲和以熙庶績舜命二十二人以亮天工所爲諄諄
致意者也後世言天官者自垣階將相左右丞輔以及
中外布列皆直以人官上目星辰而史籍所傳如史官
應柱史郎官應列宿尚書爲天北斗三公取象三台亦
皆實有其理而不可誣然則上古之世水官修而神龍

可擾火官脩而鳳凰可致極於五行順序萬物遂長人
氣和平風雨時節災沴不作休祥凝集皆自然之驗必
至之符豈虛語乎哉周官以陰陽歸三公以天地春夏
秋冬配六卿洪範以歲月日分屬之王及卿士師尹君
者代天總百工之成者也臣者代天分百工之事者也
臣之爵祿雖詔於君而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
明職位與祿皆設於上天非君人者之所得私故所用
者必皆其足以代之之人所圖者必皆其有以代之之
實人非俊乂雖親近不以授官人果賢才雖疎遠必以
任職心廓然而大公事坦然而其信無所容其偏見無

節有恥其君不如堯舜之志有疏附奔奏後先禦侮之
才能引於前引其君以當道志仁也能翼於旁翼其君
以左右有民也爲上爲德則媚於天子若孝子之事其
親爲下爲民則媚於庶人若慈母之撫其子此賢者之
所能自必者也有馮翼孝德而不以爲引爲翼多吉士
吉人而不之使不之命此非賢者之所能自必者也夫
人材至難得也非國家培養積久當景運昌隆之會天
地亦珍惜之不能以畢聚然則暢豈弟之聲獲純嘏之
應惟有馮翼孝德多吉士吉人之爲功也豈非舜所謂
股肱喜而元首起者乎然以引以翼者誰君子也使之

命之者誰君子也惟君子能使有不虛有多不虛多然後純嘏備於身豈弟流於民若鳴鳳之集高岡梧桐之熙朝陽於以叶太平之上瑞徵治化之翔洽也豈非臯陶所謂元首明而股肱良者乎故曰詩書所稱若合符節也抑臣又有說焉周自文王壽考作人武王保有厥土至成王時周召作輔太公爲師畢公君陳康叔史佚之倫穆穆布列樂正所教司徒所興司馬所論罔非德行道藝之士賢才衆盛千載一時詩言馮翼孝德時罔確有其人詩言以引以翼成王亦實收其益豈尚有吉士吉人隱伏巖穴沈滯下僚未及升庸者耶就使偶有

一二其德其才亦必不能與周召諸公竝而周公猶且吐哺握髮思以盡致天下之賢立政一篇拳拳於儉人吉士之當辨召公猶復以使吉士命吉人孜孜爲成王勸古大臣之虛已求賢忠心爲國其計慮之深且遠固如此乎哉

輪進經史劄子七

乾隆七年三月

通鑑綱目漢宣帝地節三年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臣謹案三代以下吏治近古莫如漢漢代良吏之盛莫如孝宣孝宣所首褒崇者勞來不倦治有異效之膠東相王成以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

石也史既列成於循吏又記計吏言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是說也竊嘗疑之史稱孝宣厲精圖治刺史守相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漢代人主察吏嚴明未有過於孝宣故曰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吏稱職而民安業也夫吏治之效孰有大於戶口增加者乎以膠東國所統八縣頓增八萬餘口雖古良吏未之前聞中二千石九卿之厚秩關內侯高爵也漢制列侯而下關內侯最貴非軍功非恩澤不封其有賜爵如丙吉劉德趙廣漢蘇武蕭望之夏侯勝耿壽昌鄭寬中之倫或以定策或以舊勞或以建議至郡國守相

雖治平如吳公興學如文翁儒雅如董仲舒兒寬清靜如汲黯曾不得以治績賜庶長上造之爵況關內侯乎漢制由守相高第入遷九卿未有以守相秩九卿之秩也者以治績賜爵增秩王成黃霸兩人而已而成獲褒賞又最在先假令成僞自增加綜核如孝宣顧不能察所行以質所言知其名實之不相應乎哉不知其名實之不相應是不明也知其實不相應而姑賞其名是長僞也二者無一而可而長僞之弊尤深戶口無增者旣可以僞加受賞則戶口耗減者亦可以文飾免罰歲儉可報爲豐登民窮可指爲殷阜俗敝可稱爲禮讓吏濁

可譽爲潔清上能責實猶應以名上但取名誰言其實
令長旣探守相之意而匿其隱情刺史復隨守相之詞
而護其失察朝廷恩澤不下究閭閻疾苦不上聞巧詐
之徒苟可固位希寵雷同蒙蔽亦何所不至也耶以孝
宣之綜核名實下不敢欺郡國之苦樂二千石之賢否
皆若燭照數計杜延年至貴重也治郡不進則璽書讓
之陳遂至親幸也雖賜璽書未嘗高其殿最嚴延年至
剛果也以有酷名左馮翊缺欲召旋止至三輔得人若
趙廣漢韓延壽可謂一時無耦猶不以其生平治績貸
其一事誣罔之誅孝宣於賞罰未嘗少有所假借豈區

區私一王成者哉由斯以談成之蒙賞必實有治效而非虛也顧史所云成僞自增加者則亦有說與成同時以循良著稱者皆實有政理設施可紀如黃霸治爲天下第一則必曰勤宣布贍鰥寡班條教務農桑力行教化而後誅罰故潁川戶口歲增召信臣爲民興利致富則必曰行阡陌視水泉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故南陽戶口增倍今於王成但曰爲膠東相治甚有聲而已漫然不能舉其政理設施之梗概而流民自歸戶口充溢是遵何德哉且成能賢於朱邑龔遂乎邑守北海稱治行第一不聞北海增戶口幾何也遂守渤海郡中皆有蓄

積獄訟止息亦不聞渤海增戶口幾何也夫黃霸朱邑
龔遂召信臣治績卓越實古今所希觀成於政理設施
他更無所表見功效遠遠出諸人有此事理之必不然
者使成果能致流民自歸戶口充溢則膠東民富俗淳
計當數世猶蒙其利何以數年之間盜賊竊發至煩山
陽太守張敞上書請治明設購賞僅乃獲平乎此足以
決成僞致虛名必非計吏之誣謗也審矣曰然則孝宣
何以不責其名實不相應明詔天下褒以高爵厚秩耶
曰此則孝宣所以鼓舞天下循良之吏而樹之風聲者
也燕昭王欲致天下士先禮郭隗若王成者其亦孝宣

之郭隗矣哉孝宣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
虞不能以化天下至哉言乎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天
下所以勸懲也今隱成欺僞之罪賞成最奇之功虛褒
一人以實勸天下此則孝宣之權術耳漢治雜霸不其
然歟曰綱目取賜爵爲綱取僞加蒙賞之文爲目功罪
異致何也曰綱從宣帝紀目從循吏傳各書其實而已
孝宣之褒成也其勤民也帝王之盛節也王成之蒙賞
也其罔上也聖世所必誅也故觀於綱可以爲人主加
意吏治之法觀於目可以爲人臣挾詐邀榮者之戒也

輪進經史劄子八

乾隆八年七月

詩周頌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朱子
曰此祭太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太王始治之太王既
作而文王又安之

臣謹按自古國祚之綿長以世德淺深爲準大都積愈
厚而流澤愈光發愈遲則垂慶愈遠三代享國最久首
推有周周之先起自后稷振於公劉與商之先起自司
徒振於相土無以異也而武王代商與成湯代夏則稍
有殊何則湯及身奮興未聞有賢如太王聖如文王之
開其先也周則太王肇基文王新命其功德已盛於代
商以前而上天眷顧有周亦若寸積銖累故爲遲遲以

展其勢而宏其規其自郃而幽也既似斷而復續其自幽而岐也乃因弱以爲強至於走馬胥宇率歸市之衆而木拔道通鳴鳳呈祥懋作述之傳而燕天昌後由是而程而豐而鎬而洛遂全撫九州六服以衍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之靈長是則前代郃幽之緒非岐山何以承後時程豐鎬洛之休非岐山何以啟帝遷明德與之宅而少其山帝懷明德篤周祜而對天下豈偶然也哉興王大業始於翦商成於修和有夏蓋不待戎衣牧野已曉然知天命在周此大雅綿及皇矣周頌天作高山所爲作也夫雅頌之文詎徒以咏歌先德云爾哉陳創業

垂統者之締造艱難所以詔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儆戒不怠也周自宅鎬卜洛以還重熙累洽一道同風致治之隆於古罕覩若爲溯厥原本則擴陶復陶穴之俗而立室家殫康功田功之勤而受方國世德深厚原爲自古所無易象言王用享左傳言成大蒐無亦周家故事世虔祀事講軍實於岐山以勵其念祖聿修之思乎流覽山川肅瞻宮廟室廬儉朴至德可師苑囿同民遊觀絕少臯門應門之規制長在洽陽渭涘之形勝猶存想櫛風沐雨之辛勤考拓土開疆之次第見城邑則曰是我太王時曰止曰時築室于茲我文王時伊

匹伊減肆追來孝者耶見井野則曰是我太王時迺宣
迺畝自西徂東我文王時樹穀樹桑助而不稅者耶見
人民繁盛則曰是我太王時成聚成都文王時讓路讓
畔者耶見賢才衆多則曰是我太王時始立司徒司空
文王時遂備疏附先後奔奏禦侮者耶見版圖恢廓車
馬修整則曰是我太王時掃除荆棘所謂柞械拔而行
道兌者耶我文王時赫怒整旅所謂四方以無侮無拂
者耶思荒之康之之甚難自思保之之不易既治而圖
長治既安而圖久安宜何如廩廩也大雅曰繩其祖武
於萬斯年受天之祜此卽子孫保之之義也夫

輪進經史劄子九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七日

大學致知在格物 朱子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臣謹按大學一書揭天德王道之全綱領條目次第明備使後學知作聖梯階確乎可以循序而至程子訂脫簡朱子作章句之功也陋儒拘泥文字或執古本爲說夫古本非卽戴記中一篇耶鄭注孔疏至今具存經傳不分錯綜無序如與朱子章句相較其理孰粗孰精其理孰失孰得本自瞭然可不必辨卽董槐王柏葉夢鼎方孝孺諸儒謂知止二節聽訟一章卽釋格致本傳說

雖太巧於義亦自無傷惟是良知家陽儒陰釋詆朱子極處無不到之說爲迂而因謂格字不當訓至格物不當訓窮理此則不可不辨者也鄭注嘗以來訓格矣來物於理不可通雖前賢亦多疑之程子斷以窮理爲說夫豈無所自耶大學之書孔子約舉唐虞三代教人之法以授曾子者也曾子而後則子思及孟子傳之虞書不云惟精惟一乎論語不云博文約禮乎能擇然後能執故明明德條目誠意正心脩身必在格物致知之後也中庸言誠身必先明善孟子言存心養性必先盡心知性聖賢之學未有不以窮理爲要務者豈程子臆說

云爾哉且以至訓格以極與到訓至爾雅釋詁有明文矣堯典言格於上下君奭言格於皇天格於上帝大誥言格知天命孔安國注俱以至字訓之獨疑於大學之言格物乎良知家惡言學問樂於頓悟之便也則以爲如朱子說窮大失居格物必無盡時夫朱子何嘗謂格物者必至一草一木之盡究其原不論不議之亦暢其說乎哉以事物之理訓物切而當簡而該卽大雅所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也卽是經上文所謂物有本末之物事有終始之事者也自我身而推之家國天下皆物也自脩身而推之齊治均

平皆事也其要在日用倫常其大在禮樂詩書其實功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卽事卽物務求知其至善之所在而後卽安此聖學之首功願可以迂視之耶朱子於格物一條淺深詳略或問及語類中纖悉備矣何嘗有一語稍涉於窮大失居者哉良知家以格去外物爲言是告子以義爲外勿求於心之學非聖賢之學也此則不可不辨者也

輪進經史劄子十

乾隆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臣謹按自古帝王爲久安長治之計欲使天下道一風

同刑罰不用其本則莫大乎禮教矣禮者履也天下所共率履而不越者也履此則安不履此則危其效曉然易見是以古人制禮固亦明知其委曲繁重似不如脫略簡易者之便於人情然必事事而異其等威物物而爲之防制者大順大化其積有漸朝廟之敬始於戶庭儀文之嚴始於士庶訓誨之豫始於童孩邦國四海之協和始於比閭族黨冠服以章之品式以範之庠序以教之官師以董之賞罰以勵之務使人人各知愛親敬長相率共履夫正直蕩平之道路重爲非而樂爲善也在易履之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大哉言乎凡民稟五常之性所謂好善惡不善豈有異哉良由習俗漸移名分不講在家先不能事其父兄在國何能服於長上惟其志之泯然無所知覺也是以囂然敢於爲非何以定之亦以禮之辯上下者定之而已天高地下其尊卑懸絕不可以數計也於地中峙而爲山蓋其稍高者焉流而爲水則已下矣若夫澤則鍾水之區又其下之下者也名分之上下亦然由君至民尊卑懸絕何以異於上天下澤耶顧上下之勢起於相積而遞相承古人制禮不惟使官與民有別也卽士與民先有別就庶民中又使游惰之民不得與良民齒刑罪

之民不得與凡民齒是故惡少不得以凌侮耆老奸猾
不得以挾持縉紳富商大賈不得以奴隸鄉閭市儈里
魁不得以魚肉鄰曲輿臺臧獲不得以齒敘衣冠則羣
黎百姓生而耳濡目染習與性成不期而化其桀鷔勉
爲善良由禮教明而民志定也民志定而後倫紀敦倫
紀敦而後廉恥重廉恥重而後風俗成天下之久安長
治寧有極乎哉古之言民者多以水喻臣請以澤喻澤
固地中鍾水之區下之下者也羣流於是焉匯百物於
是焉生是故易稱說萬物者莫說於澤也然使過爲隄
防使水無所容塞其支渠使水無所洩則其潰決放溢

勢不至於懷襄滔天而不止反是而一任其自然盡破隄防而不爲之束盡開支渠而不節其流雖巨浸大藪勢將竭涸填淤安見水之爲利乎哉治天下者亦然奪之利而峻以刑則前之說也寬其刑而先不教以禮則後之說也賈誼有言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先王必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然則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誠致治者之先務歟

寶通堂文鈔卷二